

啓  
公緘  
呈文  
書

晚悟集  
禮

앞표지 뒷면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五目錄

啓

檄島奉使時聞見 啓 丁卯

公緘

憲府推考公緘

再推公緘

呈文

呈毛都督 文龍文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五目錄

一

二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五目錄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五

啓

檄島奉使時聞見 啓丁卯

臣與接伴使臣元鐸前赴檄島竣事回  
還謹以道路見聞逐日馳 啓而猶慮  
實情未盡得徹於 冕旒之下更搆別

段惶恐敢 啓

本年三月二十四日晴臣辭 朝後帶驛官奇  
伯賢及軍官二人日晚渡臨津津乃伊安下流  
峽束湍急深不見底下流淺灘僅五十武若嚴

日 月 州 外 生 子 集 卷 之 五  
兵固守則雖曹瞞之八十萬兵符堅之百萬勁  
卒亦無如之何矣日晚抵喬桐地形局勢自作  
天塹其水勢之灣環船路之逶迤較驗於江都  
蓋江都周回濶大而喬桐遠不可過十五里防  
守之道似尤便易矣

二十五日晴臣早發渡北津津廣幾七八里水  
路之險甚於臨津日晡到延安府使臣申得淵  
來見府卽壬辰破倭處也城高不過四五尺而  
間多頽圯主山俯壓局勢褊狹決非固守之地  
其時主將臣李廷菴守是府有惠澤於民民皆

效死力戰竟保殘堞所謂地利不如人和者誠不誣也

二十六日晴臣早發遶馬于青丹驛夕到海州州民失家屬者見臣泣且言曰將討賊而往乎何不及時致討使斯民罹此殃乎聞甚惻然牧使臣朴遶來見言本月初五日曉賊數百騎猝至遶走馬出西門馬躍而墜轉入林藪中僅以身免城中居民盡被掠去間有逃還者而十室九空云矣

二十七日晴臣朝見牧使牧使未卽出夫馬臣

與管餉使從事官臣崔惠吉對坐空館無趁期  
前進之勢 王程有限惶憫殊切日晡出宿神  
光寺寺在首陽山中元順帝所創云蓋海之爲  
州前據大海後阻首陽而山城在首陽之東四  
圍削立險固無比真一夫敵萬之地也若得精  
兵數千進可以遮截方張退足以堅壁自守而  
不能及時措畫使海之民酷被屠戮之禍守土  
之官惡得辭其責乎臣以爲本州當兩西之交  
山城得控扼之勢此政法所謂地有所必守城  
有所必據者也諸處軍儲倉實一切輸待其中



而脫有警急招集傍近人民使之并力入守則  
屹然爲國家保障而緩急庶有所恃矣無乃  
廟筭偶未之及耶

二十八日陰或陽臣發行抵信川郡守臣尹命  
之來見備說逢變之慘夜馳向安岳所帶驛肆  
新自平壤賊陣逃還者也賊夜輒卸馬鞍鎖馬  
足弛弓枕甲濃睡如死我人被擄者多因此得  
脫若乘夜掩襲可勦盡無遺云海州神堂居鄭  
進士名不知妻及二女一婦俱被執於賊賊欲  
汚之鄭妻奮罵賊賊以劍脊打終不屈卽寸斬

之又犯一女女亦罵賊死婦與一女皆自投於水一室四烈令人凜然起敬

二十九日晴接伴使臣元鐸先到本郡待裝舡有日早朝來見聞文化縣令慶信後避亂於九月山其妻若妾俱被擄於賊妾端川官婢也卽墜崖而死曾謂娼女而能死於節耶臣之歷路望見九月山環互西北翠嶽蒼鬱聞其中有城極險固可藏兵糧如使安文長殷龔信等傍邑人民入而固守則可免奴賊剽掠之患而未有謨畫及此者殊可歎也唐守備金聲通曾天成

等避賊於瓮津還向椴島率其部下十餘人請  
與同舟

四月初一日晴聞賊已渡清川副元帥八平壤  
管餉使臣成俊耆領軍糧來留北津安岳人傳  
海州出身戊午渡遼者遺書其家曰十載重來  
未接一面心焉如割姑埃秋間再舉可相見云  
此等謊說固不足信而賊之更動蓋無怪矣若  
於冬月來搶則兩西之民難以舟楫避預令道  
臣增修列邑山城募民入守一以避賊一以清  
野實爲保民禦敵之善策矣

初二日晴臣同伴臣馳往北津見管餉使促具舟楫本郡間有兵鎬未及處始耕作而無牛者代以人七八或十餘而耕亦有以馬耕者

初三日晴管餉使以安岳郡守爲臣等護行差使員郡守病未來

初四日晴舟楫未具仍留北津

初五日晴午後管餉使發向龍岡臣等移駐津頭

初六日晴伴使乘鳳山船先向龍岡

初七日風午載寧船來泊臣與唐差金聲通曾

天成等渡江狂飄猝起波濤震盪僅免傾覆之  
患殷栗士人洪起明來言三月初賊兩個驅我  
民三十餘名自豐川向殷栗府民朴季男與鄉  
人梁慄并力殺之被擄者皆得脫又言殷栗人  
妻一男者有膂力真獠八名猝至一男持弓矢  
逐之近村二百餘戶賴以獲全云

初八日風午臣追到龍岡與伴臣留待糲船聞  
平壤城中積屍如山發軍掩瘞數日而未盡云  
人民多死可知矣

初九日風伴臣先向咸從三和人皆言都事黃

瀧亂初到本縣頗有收拾鎮安之功及賊回之日知委附近三四邑收八人民牛畜於真島及飛發島令軍官白後天聚舟楫輸侍糧餉龍岡三和二倅亦悉心協贊人民八島者幾六七萬流民行丐及被擄逃還者并導之八島定將分伍計口而賑島中無井泉晝夜舡運以繼之又令判官慎得義領精兵五百巡邏上下以備水賊竊發之虞賊到平壤一枝自江西將轉八三和聞邑里俱空環縣不入而去

初十日風午後臣到咸從遺民間始農作而沿

路所墾不能十之一

十一日晴午伴臣先向甌山管餉使來自安州  
臣語之曰近日備邊之策惟有屯堡一事必擇  
其地勢險阻土品肥饒可耕可守之處而收聚  
流民經紀生事資以農牛穀種則彼救死不贍  
之徒必將歸之如市農時則勸課耕作有隙則  
鍊習戎事兵糧充牣則設爲營柵一處如此他  
處亦然使呼吸相通聲勢相倚則雖有外寇衝  
突之變何憂之有管餉使深以爲然當極力措  
畫云矣

十二日晴臣曉發馳到甌山與伴臣同舟宿洋中

十三日晴無風進泊雲從島島素號木米督府以其名龍故改稱雲從云

十四日晴宣川進士白以忠來見臣等言本鄉別監桂永建倡率境內男女七百餘人入據蝶島乏食瀕死臣等與之米五斛宿洋中

十五日雨朝臣等泊檣島都督已於本月初十日領兵艦十七隻向麟山界矣龍川保人黃彥禮鄉吏金愛澤內奴張希進閑良田士龍等獻



馘于督府來見臣等曰中軍李豈品官張希範等三月十八日倡率龍川鐵山號牌軍及鄉吏官屬內奴并七百餘名將向龍骨山城猝遇賊希範等九十餘人僅得入城李豈與士人張希俊等五百餘人退據希範空舍穿穴四壁亂放砲射終日殺賊五百餘名賊皆焚屍而走翌日豈移據西面民舍賊千餘騎來圍終日射殺八十餘名斬真捷具甲冑者五名本月初三日又移入義州獅子島設柵以守之賊又來戰連三日射殺一百二十餘名斬具甲冑者四名今方

獻于督府而李岬則進駐龍川本島領將吳仲  
生出身沈海達等領兵時在獅子島糧絕已久  
云宣川校生佳宗老閑良朴繼宗軍士金三立  
保人智仁好龍川閑良朴士立鐵山保人鄭馬  
龍等獻捷馬八疋于督府來見臣等言宣川劔  
山有四窟可容數萬人二月初禁軍智得男鄉  
吏李宗吉等率境內男女三千餘人入據自四  
月賊兵過山下者從窟中或射或砲前後死傷  
甚多今初九日都督送軍七十名分邊相戰奪  
賊馬二十三匹而二十匹還卽見奪是日賊使

我國人諫稱宣傳官來諭窟中曰定州新使斬  
石景祐方開倉賑民而 國家又已講和爾等  
速還農作愚民信之遂下山多爲賊所擄十二  
日賊又過窟前宗吉等出其不意射殺賊二名  
奪馬五匹並前奪馬三匹獻于督府提督賜青  
布十二疋帽子十一火藥二十斤火箭二十箇  
鉛鐵半斤甲冑四部小米大豆各四十斗又送  
天兵百名使之協力討賊云臣聞重賞之下必  
有死士兩西之地猝遇賊變閩帥藩宰舉皆奔  
竄恐後而其間忠義之士或力捍孤城勦殺流

日情分三才集卷之五  
賊或躬犯矢石奮勇不回義烈表表在人耳目  
者亦不爲不多而登聞無路褒賞不及故人  
皆解體無推鋒爭死之志如是而其何能激勸  
人民修復疆土乎宜令兩西道臣隨聞見從實  
論啓其遇賊敢戰者優加爵賞身死戰場者  
別施褒恤斷不可已也

十六日兩宣川別監桂永建來言變初賊將王  
孫稱名者來陷本府仍留吳信男等三人守之  
宣川一境久爲賊藪前月中與進士白以忠貢  
生李宗立及頭頭品官率境內男女七百五十

餘名入據蝶島往告于督府都督大喜以以忠  
爲節度使永建爲太守優給銀牌彩段又送大  
米十五斛以賑飢民云

十七日晴都督領兵船進泊千家庄賊潛伏柳  
林中以片箭亂射唐軍被傷七十餘名賊中丸  
死者亦多都督令加拔精兵千餘分載七船是  
午發向義州聞賊之初犯也我民往往爲賊前  
驅殺掠夫兵之留我境者以此搆怨於天兵龜  
朔昌義之民爲青龍留鎮兵所殺宣郭嘉鐵之  
民爲毛營哨探軍所殺主客疑阻互相吞噬而

中間又有我國引賊襲島之說都督大駭使鐵  
山品官鄭思讓等及其千總一人往探於安州  
州人以爲水賊縛致于官思讓等具陳厥由得  
脫而還千總告其狀都督愈疑怒至欲移避他  
島本月初使思讓等更探于安州始知我大兵  
追賊而下方響然曰忠順之國寧有附賊之理  
旣得本國實情當卽進兵勦賊遂發向義州云  
朝家聲息不能早通於島中致令都督疑而  
不肯動兵濬北之民無所繫望益堅投賊之心  
而避亂人民盡爲天兵所廝殺可勝惜哉通事

張大秋來言 中朝發送大兵太監正提督胡副提督苗中軍俞邦二員出來故督府有此進戰之舉自三月晦唐船出來者五十隻穀可三萬包云前龍川府使李希建營繕龍骨山城爲死守計正月十三日爲見平安兵使率數百騎歷宿義州境翌日間義州陷趣騎還本府之際猝遇賊大陣希建令軍兵先行自爲殿大張鼓吹揮劍直前賊見孤軍放意而行恐有伏遂巡退縮希建遂得入山城賊使被擄人投書邀降希建卽斬之其後一日賊三百騎自城北邊突

進希建騎白馬帶軍官三四人出北小門追之  
賊皆退走每稱山城有白馬飛將軍不敢近及  
凌漢安州陷守卒一時潰散希建登總陣臺扣  
心痛哭獨宿城中三日而出竟無所濟人皆嗟  
惜不已龍川軍官金汝義將賊首八級馬六匹  
來獻督府仍陳城中飢乏狀都督給大米數十  
斛唐米五十包而傍邑人民及賊中逃還者雲  
集城中并萬餘人食者甚衆不久當盡死云

十八日晴凌漢山城生還人言城陷之日宣川  
府使竒協倒豎劒欲自伏死其家僮及通事張



大秋奪之請急踰城協不去曰出城罪已重矣  
吾將安往遂中矢而死前府尹李堯爲平壤中  
軍時愛私奴李應立爲旗牌官及守義州又差  
別營將使掌軍務應立恣意驕橫侵虐班戶一  
戶雖十丁皆充別隊軍器有闕輒杖主戶以故  
人心騷然皆願引賊以快惡此其所以敗也賊  
之還渡鴨江也兩西人被擄者知不得脫爭投  
水中浮屍蔽江賊圍籬於舟猶不能禁止或編  
縛以去而渡江者十不一二云

十九日晴郭山仙槎浦避亂艍三隻二月初沒

爲唐艇所掠年少美女三十餘人被拘在島中  
宣鐵沿海女人之被擄入島者亦無數是日都  
事毛有厚回自安州搶來大艇三隻而二隻我  
國物貨婦女其一載軍糧似是我管餉米也有  
厚中丸矢大傷所率唐兵死者亦多想必力戰  
廝殺而然而前日仙槎艇搶來者亦有厚也兵  
餘子遺之民又被有厚之屠戮可勝痛哉

二十日晴早朝見唐兵驅女子數十過館前擔  
負衣領物貨者纒屬不絕俄而定州私婢生伊  
逃來泣訴曰本月十四日賊入定州避亂入民

乘艍向老江唐艍四隻突至或砲或射盡殺丁壯老弱將少女十八名童男五名及財物而來本州座首林士忠三婦三女及二孫女亦在其中而其仲婦前佐郎臣鄭思溫孫女也心甚愕然思欲呈文推還而有生梗之慮姑待都督之還

二十一日兩鐵山雲巖山城義將金礪器馳報今十八日暮賊百餘騎自西來宿車輦旋向宣川云龍骨山城義將鄭鳳壽馳報內自龜城至郭山撻兵無處不滿道路阻絕前後狀 啓及

文報并以水路轉達而城中戍卒除老殘正兵  
爲六七千糧絕日久各哨餓死已至三十餘人  
且被擄人乘夜逃還者殆近三千別定哨官留  
置城外而萬無救活之路云臣竊念清北之民  
被賊尤酷數百里內絕無人烟其得保命於山  
藪間者尚且累萬人因飢而動靡所底止若過  
一兩月勢將蕩無生類且今農節已過無一處  
耕作前頭濟接束手沒策言念及此誠可哀痛  
今當公私蕩渴之日荒政固難遽議但於朝  
家仁恤之道不可付之無奈而坐視其死臣愚

以爲須擇文臣中慈詳有名望者數人稱爲賑恤使下送於兩西以鹽石黃角松皮松葉等物調和穀汁以救目前之急又於險阻肥饒之處多設屯田聚民勸農則民免顛壑之患國有積峙之效公私俱資利莫大於此者矣

二十二日雨雲巖義將金礪器來見曰大賊壓境撤還無期巖穴偷生其何能久况身爲臣子君父之讎不忍共戴一天日夜誓心勦滅而軍無見糧又乏戎器恐不免抱恨而死也其慷慨憂憤之意見於辭色臣以帶來兵曹弓二張矢

四部給之

二十三日晴或陰臣等留待都督之還劉通事  
愛公來自督府傳言都督以舟師往來鴨江上  
下勦殺流賊還軍未易云故臣等遂決進見之  
計通事延安人本姓車壬辰八月劉提督陣冒姓  
劉今八月營烏毛士吉授把總之任是日因來  
見臣等曰鐵山府使安景深變初逃入雲巖都  
督強請邀解衣衣之給帽子五百錦段四十疋  
毛布二百餘疋又送白米五十斛使之分賑飢  
民而景深皆私之獨自竄伏窮谷及夫金礪器

之起兵討賊也乃敢自爲已功至有領兵千餘  
多捕零賊之啓其欺罔 朝廷莫此爲甚云宣  
川人民等來言別監桂永建納銀韓潤圖差鎮  
將貪暴無所不至賊回之日與白以忠等率家  
屬八據蝶島殘虐遺民鞭扑狼藉督府給米十  
斛而亦不分賑云前者臣等米斛之助亦不免  
見瞞之歸殊甚憤惋

二十四日晴或陰臣等擬向薪島毛參將承祿  
以督府令來止之

二十五日晴別將李孝信自龍骨載飢民數百

來過因其行付上狀 啓

二十六日晴朝都督自新島還臣與伴臣迎候於道左日晚欲呈揭帖及咨文詣營投刺都督以爲被傷流矢方始爰灸明當邀見云都督分賑增福島米豆各二十六包雲巖山米豆各十包增福島飢民一千五百三十名雲巖山飢民三百名云

二十七日晴臣等午後詣督府呈揭帖都督使軍官二人引入行見官禮伴臣先言自賊變之後寡君不知老爺所駐卽令陪臣進候而水



陸路糧今始來待俟罪俟罪再三扣頭都督止  
之迎入就坐臣繼陳寡君送伴臣之後恐或  
未卽傳命茲令從臣繼發而中因干戈塞路且  
值牙旆駐外稽時至此尤爲未安仍與伴臣略  
陳遭變以來不相忌之意都督頗有欣然之色  
少頃掌文書者指咨文中貴鎮曾無一旅之師  
鳴鍾鼓出海溼以爲弊邦聲援等語以示之都  
督大怒頓足揮手厲聲大言曰爾國反咎我不  
援乎爾國之人無故引賊必欲甘心於我我軍  
在陸者盡爲屠戮我何以出救爲耶賊以殺我

烏言至逼義州外城而李瑋猶不出戰畢竟殺  
盡爾國三萬精兵此實不信吾言不去奸臣之  
故也且賊纔犯境不思扞禦之策卽與之誠心  
講和忌恩悖理莫此之甚孰謂爾鮮禮義之邦  
臣進前曰小邦之從事大鎮今幾年矣憑藉威  
靈輝竭心力誓滅此虜而後已老爺不能無動  
於往來流言不卽馳報賊情使自爲計又不沮  
遏凶鋒少紓其急平日倚恃之意果安在哉小  
邦之臣事 天朝餘二百年 太祖皇帝始定  
封號 神宗皇帝再造邦域式至于今回已殄

之倫延幾絕之祿父父子子世世安業皆 聖  
天子賜也即使小邦君臣舉族而殉白刃犁庭  
掃穴馘奴大社猶不足以報其萬一忍反滅絕  
天常潛與虜通謀害我堂堂 天朝之帥臣乎  
方賊之再三脅和也淪亾之禍非朝伊暮 寡  
君猶守正不撓峻斥虜使至其遜辭請謝而後  
姑許羈縻以緩目前之急此固老爺之所明知  
也以是而謂之誠心講和有若納款之為則小  
邦情事不亦冤甚矣乎天地神明實所鑑臨非  
可誣也都督乃笑曰忠順之國豈真有此爾

國王事大之誠亦非不知而前日守邊之臣萋  
斐中間交亂彼此使我抱不測之冤我安得釋  
然無憾乎伴臣對曰我老爺誠心相與之意  
寡君知之熟矣每對羣下感誦不已何許臣子  
乃敢交構兩間以干赤族之誅乎古語曰流言  
止於智者夫以老爺之智而猶未能舒究其情  
實惶凜之餘竊不勝慨歎也都督曰前日爾國  
回帖以母見小利指我此等措語乃廷臣所爲  
國王亦豈能盡察耶所送物貨爾國官員皆  
自用之公然收合民間椎髓剝膚無所不至前

者如此後者亦然而民猶不叛爾國之民可謂  
忠厚矣爾國講和之爲羈縻我亦知之然決不  
可以此聞於天朝以貽天下之譏也臣又進  
曰老爺所以惓惓於小邦者實出赤誠感泣不  
知所達然夫君臣父子也子不容有隱於父臣  
不容有隱於君小邦旣迫於事勢有此萬不得  
已之舉則斷當畢露情愴備陳委折以俟聖  
天子處分而已安敢爲一時耳目回互迷藏自  
陷於欺天罔日之科哉仍念我老爺以天朝  
重望受任於危疑之日雖微細之務必須誠心

做去方克有濟矧今小邦遭罹實係天下事機  
之會苟於登聞之際有一毫漫漶之辭則中  
外之情志未孚前頭之事變難測將何以暴小  
邦之寃而解天下之惑乎都督遂默然掌文書  
者又指咨文中禁斷搶殺事數處以示之都督  
曰我前以軍糧及農牛貿來事出送物貨盡爲  
麗民所掠前後兵丁被殺無慮六七萬我軍之  
殺掠麗民乃其報也事在既往言亦無益彼此  
斷當付之東流一意共濟以圖方來可也臣等  
答曰殺害漢人宣民尤甚云而老翁猶不介意

受其來而賑其飢苟非視小邦如一家安得由  
念至此 寡君之移咨亦請禁其將來也都督  
曰兩西人民雖云蕩殘所餘皆忠義之人况六  
道完全悉力助我則殲此小醜有何難哉秋間  
自有胡命不久之兆爾國只當盡心罄儲以助  
我軍餉可矣臣等答曰自老爺來鎮小邦凡係  
軍國之務一以至誠從事况今殘破之餘所恃  
以圖存者惟老爺而已安敢不殫竭心力死生  
以之乎都督曰如此則奴賊不足平不必言和  
貽累於禮義之國臣等遂辭退都督即使張大

秋出眎其題本草曰須臾此本罔夜歸啓以此  
爲 奏文措辭切勿誤了大事也夕奏 聞使  
行到泊

二十八日兩日晡奏 聞使詣督府請見都督  
稱疾不見

二十九日晴奏 聞使詣督府都督令與接伴  
使問安官一時相見臣與件臣偕奏 聞使入  
行見官禮都督所言與前略同而力沮 奏聞  
之行蓋其爲人輕佻浮誕貪功樂利便一賈豎  
譽之則說拂之則怒不可責之以義理而託以



征虜欺罔 中朝坐困天下之力極可痛也臣  
等辭退時以本國人民艘隻刷還事呈文都督  
許之盡還男女老弱并七百三十七人都督送  
小錄言爾國退守安州或沮江借我清川以北  
則秋來水盛自有好道理云伴臣以桂永建陰  
附賊陣謀害漢人事呈文請梟而都督無所批  
未曉其意

五月初一日晴都督搆奏 聞草使其子有壽  
來示槩襲本國咨文略加增損而絕不及和事  
盖都督已以退賊爲已功啓聞 中朝故必欲

釐改乃已臣等以爲奏草旣經 寡君勸斷今  
於出疆之後不可任自逗遛都督發怒遂有此  
退譯官之舉有頃使張大秋來曰自此搆送奏  
草果未穩當欲於回帖中鑣入以送臣等答曰  
如此似無妨矣臣等以行糧連賑刷還飢民而  
無柴水不得炊爨人皆啼飢不忍見矣龍川人  
李忠傑率其子若孫等持賊首獻軍門都督大  
會諸將出陳前後所獻首級于階上受賀畢賜  
銀兩綵段有差忠傑受銀百五十兩納于伴臣  
以備軍餉

初二日陰朝蔣卽選來言陳中軍以長連經隻  
刷還事發怒欲率其管下呼訴於督府不如與  
陳中軍相議善處也俄而陳中軍果使人捉致  
佯臣所帶長連小通事曰爾殺我軍二百名我  
推我軍然後當給爾船隻也臣等聞甚怪駭卽  
使譯官等往探督府則陳繼盛以下諸將蒲庭  
齊誣曰麗人引賊屠戮我軍而反欲陷我因測  
是何道理都督大怒捽入長連通事決棍割耳  
仍罵譯官等曰爾國人皆無故叛我實不可曉  
前日我留置一鎮于青龍山而南以興欲潛師

以聽我豈不知長連人令小通事誘我哨探兵  
射殺數十人因攫其船隻而去反謂我搶來麗  
人耶顧問王萬才曰尹暄嘗語汝以都督陰引  
賊欲圖本國云果否萬才曰云然又問蔣卽選  
卽選曰小的未之聞也此必是中間傳說之誤  
救之甚力而因諸將相関不能盡言都督曰奸  
臣待我無狀我以所聞陳爾 國王而每爲羣  
下所沮終至於 宗社不安是誰咎也前者我  
再送玉帶非怕爾 國王也亦非望回禮也今  
來禮單亦不欲受但欲與之同心期滅此賊故

受之耳日將午引入臣等于內堂待之甚款仍授揭帖曰問安官火速傳致于國王勿誤大事臣對曰謹當唯命蓋其前後舉措反覆誘脅期使奏文措語惟意所欲而無違也夕將辭督府都督又託灸創不見諸軍門以麗女刷還事皆懷不平紛訴終日都督之不見似以是耳臣等呈文請差官置安州禁唐兵殺掠之弊都督以守備金汝礪差送而守備病未卽登舩初三日晴朝臣離檣島登舩唐舩數十餘隻來泊浦口問之則副摠一員姓梁參將二員都司

四員軍兵或曰六千或曰九千由山海關出來  
云日暮乘風泊加次島

初四日晴曉島民彌蒲津頭向艀泣訴曰絕粒  
累朔以草爲命而一葉孤島山菜又絕願乞出  
陸得延復吏之命使之登艀則爭先投八有似  
戰場人眾艀窄僅載二百餘人其未及登者環  
立海岸哭聲如雷臣慰諭之曰 朝廷以百斛  
米付爾府使朝夕且至毛營續有賑濟可保數  
旬之命繼此而又豈無 朝家軫念之道乎咸  
曰府使出去累朔回還無期都督雖給米斛無

異斗水若待數旬必死無及歸告 朝廷活我  
民命聞之慘然不能定情行過蝶島飢民之願  
乞出陸者亦如加島其顛倒瞻望號呼乞憐之  
狀難以形言是夕無風宿洋中

初五日晴無風留洋中臣在檣島時見李忠傑  
獻馘督府以其賞銀付伴臣以備軍餉心竊壯  
其勇而嘉其義是日龍川人自龍骨山城來者  
言忠傑初爲山城都監官賊犯義州之後府使  
李希建入據龍骨以忠傑爲守門將忠傑陰誘  
軍民開門逃匿于都龍島使希建不得守城者

卽忠傑也其後其二子潔濶等又入龍骨謀殺  
鄭鳳壽適鳳壽除龍川故率家屬入檄島圖  
免前罪多斬我民逃還者獻于毛營受銀一百  
五十兩一島人莫不憤心痛骨以故不得已納  
于伴臣云人之無良一至此乎

初六日晴無風留洋中糧盡且無水一行不得  
炊

初七日晴泊舟于平壤石多山下陸宿村家卽  
去時主人也頗識事理語及民生艱苦因歷數  
隣邑守令曰平壤柔而恤民咸從廉而愛民龍



岡平平江西亦清簡而甌山則貪虐無比惟以  
飭廚傳以娛使客厚饋遺以結朝貴爲能事賊  
至之日邑民逐之賴隣近諸宰之力護近纔還  
官云

初八日晴臣病留甌山

初九日晴臣病留甌山刷還人民絕食累日開  
口望哺之狀慘不忍觀臣欲得管餉或縣倉米  
以恤之該倅皆託以無儲適因本道都事臣黃  
瀧請得赴京使行餘糧十斛而本縣又爲牢塞  
俄有流民數十輩來訴曰前此營賑屢矣未見

粒米顧飭縣官出給濟此瀕死之命云 朝廷雖有恤民之政而貪污所爲至於此極誠可痛也

大槩兩西之地一經兵燹千里蕭然清川以北已成賊藪海州以西幾盡空虛惟安州附近八九里稍似完全而震盪之餘公私赤立雖欲調兵峙糧以爲陰雨之備若涉大水浩無津涯茫然不知所以爲計言念及此爲之食不下咽也方今 國家切急之務惟在得人而臣於今行得二人焉龍骨之鄭鳳壽雲巖之金礪器也蓋

龍骨直當賊路衝要猶睢陽之於唐襄樊之於宋而鳳壽孤軍入守斬獲頗多雲巖介在賊窟外絕虬蟬之援而礪器出沒勦殺爲賊所忌兵興後第一功惟此兩人而已其仗義守城之舉誓死殲賊之語足令懦者有立恟夫知勇而鳳壽只授龍川礪器則名位尙卑殊欠 朝家獎勸之道也臣愚以爲假鳳壽以龍義府尹兼清川以北巡邊使之號優給軍糧仍守龍骨假礪器以宣川府使兼助防將之號屬宣定嘉鐵之民而凌漢雲巖劔山等處就其便宜而守之進

退屈伸惟其所意鎮堡除拜亦令權管結之以  
信義勸之以爵祿則無危懼迫蹙之患有同舟  
遇風之勢而清川以北未必遽入於犬羊之手  
湔著圖恢之基實在於此矣臣竊觀 國家外  
設義州中設安州內設黃州棋布列邑無山不  
城所以備患之道至矣然委寄失人措畫後時  
賊以數萬而攻一城我以數千而抗方張宜其  
勢之不相敵也義州之陷出於不意安州之敗  
由於自潰兵之多少固不足言而若使賊兵持  
久則彼衆我寡且無外援其何能保其必守也

臣愚以爲關西則安州爲馱川博川嘉山三路之會前據薩水其險足恃急聚關西丁壯修葺城池器械以爲固守之計而慈母山城距安州不遠城且險固擇置將領俾成輔車之勢海西則一道所重專在江陰實豐川白川延安海州等四邑之襟喉也收拾近地兵丁設營置將以爲一雄藩而又於猪灘東西兩峯各立木柵爲別屯以守之則兩西形勢比如重門複壁賊不敢容易徑突內地山城如瑞興首陽九月等處預令傍近人民積粟峙糧於其中按兵堅守勿

與交鋒賊旣深入之後連結毛營斷其歸路悉  
發國中之兵以遏其前則我勢自張彼勢自挫  
折北之期可日月計矣此所謂乘其疲而屈人  
之兵者也且臣備審兩西民情則喪父母失妻  
子之徒痛入骨髓在在奮勵了無苟活之念舉  
懷殊死之志斬賊首奪賊馬來獻督府者前後  
相續真所謂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况賊兵之留  
屯昌義龜朔間者其數不多而全勝之餘已作  
驕兵恣意橫行初不設備民情之思奮如此賊  
勢之必敗如彼而守邊之臣坐擁重兵但以徐

觀賊勢爲言未知賊將不備而不入不戰而自去乎臣愚以爲亟發砲手一二千軍糧數千斛由海路分送于礪器鳳壽處使之夾勢効力則蕩掃氛祲實似無難顧今制勝之策莫急於此如或少緩悔無及矣臣又聞龍義之人不相能素矣及夫賊至之日龍川則倡義而討賊義州則附賊而助虐龍人以此擯斥義人必欲甘心事刃頃者別將李孝信見臣於檄島曰義民皆附賊欲於今行與龍人廝殺乃已臣大驚曰義之民誠有罪矣然附賊豈其本心哉假令有罪

寧忍盡殺惟當曉以義理論以禍福使之殺賊而自贖則民有生道國有勝算國與民豈不兩利哉若或妄殺一人 朝廷自有當律續見龍川府使軍官其言亦然臣極陳其不可之義且曰歸語府使視義民猶龍民勿追旣往專意招納方可賴以收勳不然義民益堅附賊之心而終無收拾之期矣其後李孝信多率義人來頗有向順之意而龍人之待義民猶夫前日云

國家蕭牆之憂無大於此必以鄭鳳壽兼龍義府尹然後亦可一體撫綏而無臨急掣肘之患



矣臣仍伏念虜賊雖稱講和而留屯境上恰已  
四朔壑欲無厭必不遽然捲歸而試觀中外人  
情及西邊將士之意皆以羈縻爲十分可恃之  
道悠泛放倒甚於平日夫所謂羈縻者不過一  
時緩禍之權宜若但恃羈縻而不爲之備則適  
足爲促亾之術也假使此虜幸而渡江乘我國  
殘破之餘無難再來况元不渡江而隲突之禍  
迫在朝夕者乎古人曰不恃敵之不來而恃吾  
有以待之苟不以此時振勵奮發殫精竭慮汲  
汲爲自強之策則日月易過事機愈遠 君臣

上下終不免於淪胥以亾豈不大可懼哉臣於  
職分之外既陳沿路聞見而目擊時艱憂憤欲  
狂兼附一得之愚仰瀆 四聰之下惶恐死罪  
謹 啓

公緘

憲府推考公緘

矣身孤蹤特起 誤恩屢加感激 殊遇冒昧  
輕進不量其智能謀力不可以有爲苟有利於  
國家補於生民則志要必行強聒不捨前後  
論列了無尺寸之效而動觸忌諱反速不測之

禍莫非矣身狂踈愚戇庸陋迷劣之致撫躬自  
悼更何言哉試以今日 國事言之流離傾覆  
之餘苟緩目前之禍而賊情日益驕橫 國勢  
日益危急民生困而兵不可調矣財力竭而糧  
不可峙矣當此之時雖使上下同心大小協力  
相須相倚如頭目手足之爲尙恐無救於淪亾  
况今 朝著之間無奮發振作之意有震撼擊  
撞之漸寅協之義或歛於具瞻之位猜疑之形  
已兆於振綱之地秦越并馳冰炭難容交傾互  
軋紛紜度日至使 君父孤立於上無一事可

恃爲經遠之謨若此不已終亦必凶而已豈不  
爲之大可寒心哉矣身雖極昏憤旣任言責寧  
畢其說而受妄言之誅不忍隨衆泯默欲說不  
說負 吾君於將凶之日適因避嫌之章陳陳  
愚滯之見而言辭拙直不能酌淺深之宜遂致  
相臣引避 聖批巖峻終使愛君之忱反歸虛  
地憂國之誠轉成禍階惶恐實越覓死無路然  
以此謂愚弄 朝廷侮辱大臣而爲矣身之罪  
則千萬曖昧

呈文

呈毛都督文龍文

謹呈爲查懲大鎮搶殺麗民之徒永戢奸宄推  
還小邦人民舟楫等物曲施仁恤事卑職等竊  
伏念小邦之於天朝父子也寡君之於老  
爺兄弟也自老爺來鎮弊邦我寡君同心敵  
愾誓滅奴賊而不幸豕突乘我不備邊城失守  
列邑瓦解廟社播越號令不通彼遐土無知  
之民或爲賊所驅或自附於賊任其助虐害及  
漢人宜官軍之仇視麗民搶掠戮殺之不已也  
然而害漢人者附賊之亂民也受屠戮者避寇

之良民也亂民作孽良民受殃使兵燹之餘子  
遺之命屠盡於我上國人之手揆以事理寃莫  
甚焉卑職等來過蝶島備聞老爺爲麗民賜艀  
濟渡給米救活而痛禁各鎮搶掠之弊及到本  
島又聞老爺於龍骨雲巖增福獅子劍山等處  
連有送軍官賑飢民之惠苟非視小邦如一家  
恤麗民如赤子安得軫念至此今而後益痛彼  
此不逞之徒不念老爺同仁之盛德 寡君事  
大之至誠而互相吞噬於一室之中以助兇賊  
也禁暴戢掠之請已具於 寡君移咨中卑職

等夏不必煩冒而近日連得龍骨雲巖等處馳報則賊兵雖退而唐軍在陸者處處屠戮故羸民不敢下山青龍軍肆虐尤甚云然則陸地之搶掠今猶不止也續見增福島領將馳報則本月十六日唐官搶麗船二隻自南而來聞卑職等到此盡將所載女人投海云十九日見唐人將官稱名者自言中丸於安州而本州軍糧及民家物貨滿載二隻而來二十日又見唐人驅脅麗女數十而去擔負衣服物貨者纒屬不絕探問其根因則皆定州人也乘船避賊之際唐

兵突至殺盡男丁老弱二百餘人搶來少女二十八人而戶部郎中鄭思溫孫女亦在其中云噫大鎮之鈐束既嚴小邦之冠蓋相續而猶且恬不知戢恣行無忌一至於此老爺所以董諸軍恤麗民之意果安在哉仍竊念小邦之於大鎮休戚與同唇齒相資誠心從事者七年于茲而一朝賊至反加相殘有若爲賊驅除者然伊賊聞之豈不竊笑而相賀乎卑職等亟欲具由陳懇而重瀆威尊越越未敢昨伏承彼此俱念旣往同心滅賊之諭自奉是教益感我老爺



荒之德委曲之慈蓋靡所不逮也死者不可復起而生者猶可還之以解其冤往者不必深推而來者猶可懲之以戢其奸老爺倘能俯賜哀矜嚴加搜括小邦人物之搶在諸島者付之卑職等使之各還本土而覈治不遵禁令之徒水杜水陸搶掠之弊則豈但大老爺博濟之仁照耀無窮我 聖天子子視之澤得以下究而藩籬永固同舟勢合蕩滅兇賊之機實在於是矣理合呈稟須至呈者

再推公緘

矣身嘗聞誠之不至未善也辭之不達未善也  
言之不足以取信於君未善也行之不足以取  
重於君未善也矣身不自知誠不至辭不達言  
行之不足取信取重而徒以犬馬愛君之忱  
憂國之誠不覺入罪之深厥罪大矣遲晚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六目錄

書

上月川先生 乙巳

上旅軒先生 戊申

上旅軒先生 癸亥

上旅軒先生 甲子

答鄭愚伏 丁卯

附愚伏書

上鄭愚伏

附愚伏書

上鄭愚伏 己巳

答鄭愚伏 庚午

上李五峯 癸亥

上李五峯 甲子

答李五峯

答尹相國 昉

上宰相書

上宰相書

答李延平 貴

答李延平

答崔訥齋 賜○甲寅

與崔訥齋

與李寬甫 民歲○癸亥

與趙日章 綱○戊辰

答趙日章

答崔重吉 詰○壬寅

與黃大進 宗海○甲子

答金伯厚 培○戊辰

與金以志 光繼

答柳季華 杉

附修巖書

與金道源 世濂

答趙飛卿 翼 ○ 辛未

與洪副學 瑞鳳

答金孝仲 奉祖

答李監司 命俊 ○ 甲子

答李監司 漢

與洪龍宮 璽

寄弟晉甫

答弟晉甫

答弟晉甫

與弟晉甫

與弟晉甫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六目錄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六

書

上月川先生 乙巳

春寒尚峭不審道體頤養何如向來下部愆度  
雖是尊年例患區區慮仰未嘗食息暫弛達道  
質本庸下性又昏懦尋常書冊之工猶不能自  
力做去矧可望收拾本源展拓地步從事於古  
人所謂爲己之學耶先生不知愚陋不足以進  
取屢煩書牘曲賜獎勵其惓惓引誘之意有足  
感動人者達道雖鈍根敢不惕然警悟慨然奮

發以竭吾才力之所至而家貧親老未免場屋之累近又涕洟憂冗未能以時趨候穩承誘掖之誨無非立志之不篤嚮道之不誠有以致之也祇增惶覲之至

上旅軒先生

戊申

拜違以來日月倏已多矣懷想風範德儀之盛與夫巖齋水石之勝未嘗不南望太息也春序向暖伏惟先生道體起居神相萬福達道自遭山頽之痛些少佔畢之工不敢便自放下以負當日責勉之遺意而惟是昏憤之質久絕講習

之助悠悠泛泛虛度歲月終至於無根以培養  
無地以安頓恒自反躬愍然繼之以浩歎也年  
前鄙縣黌舍之會達道以故人子獲蒙先生容  
接之息因此而出八門屏卒受鑪鞫之化則庶  
可飭躬寡過不遂爲小人之歸而親憂連仍道  
里稍間荏苒因循尙未供一日灑掃之役慕德  
不誠之罪益無所逃矣嚮於進見之日略已導  
達微悃伏乞先生勿以僭妄而拒絕之收置門  
生諸子之列昭示古人爲學之方則達道雖至  
愚極陋謹當服膺勿失用力不怠其爲激厲啓

發之效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曷任懇祝之至  
近聞方謀進候未前更乞爲道保重慰此瞻慕  
之忱

上旅軒先生

癸亥

招旌連降 聖心日向虛佇天將一試真儒以  
行吾道之兆耶然古之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  
後量今日處義亦有不得以自輕者不審出處  
之間定算何居此實區區所願聞也達道賤疾  
近幸收復而世故多端不能措意經史茲甚瞿  
然耳嚮者理氣說援引廣博開曉切實發前

人所未發後生末學斷當篤信謹守而已何敢措一辭於其間哉第其立言主意未見盡合於退陶定論此必鈍滯之甚見得未透不惟未曉先生剖示之義蓋於退陶之說猶有所未盡領會而然也試就閒寂處潛心積慮反復究索有日矣而弟子之惑愈往愈甚如是而強其所不知不思所以明辨而深覈之則前面義理卒未透得而亦非所以奉承前後諄誘之盛意也茲因舍弟行略先書稟屬謀更進奉質於函丈之間伏乞叩其兩端而見教焉使此蒙蔽之見終

有剝皮覩真之效千萬幸甚

上菴軒先生

甲子

天日高懸陰翳自消 宗社之慶臣民之幸伏  
聞軒車戾洛不審道塗之餘道體動止何如京  
邑初復萬事權輿 上之所以倚重於先生下  
之所以顛望於先生不啻飢渴之於飲食未知  
初筵羹對以何事爲第一義而天意殷勤已  
有感通響合之勢否盛德大業前定不窮其於  
物情時變必已了然於胷中竊觀今日之勢譬  
如潰癰之人大命幾危而復蘇固宜安靜以休

護不可動作以生變 朝廷好動而惡靜好離  
而惡合非細憂也十年塗炭之民仍之以饑饉  
繼之以師旅憔悴困頓甚於曩時而仁民之政  
寂然無聞豈 國家多故莫之及耶撥亂之初  
人心未定譏察之舉實出防患之遠慮然若久  
而不罷則是蓄疑而待民家不藏甲古人所戒  
而近日功臣帶兵甲馳騁城內亦非盛世美事  
久於 朝固知非先生本意而業已趨 召不  
可不爲一言以慰時人之望也達道欲歸未歸  
尚此濡滯日月逾邁志業隨壞環顧初心曷勝

悼歎之至

答鄭愚伏 丁卯

忽承台下問伏慰且感草茅微臣敢言時事遂致朝著之不靖惶恐隕越尚何言哉昨已屢呈公緘 聖教一向嚴峻窘蹙之極罔知所以措躬然臺諫處義與凡官有異遣辭之際不得不略陳所懷未知如何供辭草呈裁擇詳教幸甚

附愚伏書 初書逸不傳

承書審安慰荷別紙語甚截直而病在支蔓故抹去兩段各五六行必以剛沒太甚爲歎



然避嫌之語既以多觸忤今推其罪而又以  
多應之恐無益而有害故耳末端當書遲晚  
字幸并照諒適在 登對初還困乏不能悉

上鄭愚伏

有懷輒控酬答如響仰認德意因知攸謝下諭  
縷縷實荷見念之切達道嘗聞之人臣事君有  
官守則盡其職有言責則盡其言區區所論全  
昧時宜誠有唐突不遜之罪然憂憤所激竊自  
附於盡言不諱之義因此而削籍投荒固所自  
分若以鼎席之引避 聖批之嚴峻而不能固

守已見張皇失措爲俯仰可憐之態則罷軟極矣且於貽累臺閣何哉古今未有臺諫遲晚實不忍以身啓此弊爲後世嗤笑伏未知如何

附愚伏書

一日兩書深荷存眷進來 啓請在廿六朝下吏持來曾已見之而朝日僚報時頓然恣却精神衰老如此甚可歎也三抗已過於直豈爲罷軟三抗之後卽以進來 啓請又是公事場常例臺諫豈能獨異其謂古今未有此事云者恐或未深察耳臺諫不可遲晚云

者必是大論議大是非不可有前後異辭者  
故向年有改供招臺諫之請今左右所爭與  
此不類而既遞之後則便是凡官進來而不  
服則其上更有一節何可一切抗拒有若立  
節者然哉千萬不然矣初二之坐明日當定  
定則當教該吏使之預告矣

上鄭愚伏已已

嶺上拜違居然歲暮不審撼頓餘台體動止何  
如區區戀德日夕徒勤達道過不自揆冒昧輕  
進未有一事報効徒惹人無限唇吻雖欲悔之

而厥路無繇矣前日之懇實出衷曲未知台監  
有以哀矜而垂念之否耶倘得置之散地優游  
自放於山野之間不使累及於當世之賢人君  
子其幸當如何今日世道之墊溺非一葦之可  
抗台監亦宜自謀苟可以挽回世道則不但專  
意於甄拔循先格君心之非使所進之賢才有  
以展其所蘊如其不然則後將有悔而無及者  
與其顛沛於末流而未知所濟曷若熟計於其  
始而審所以自處之哉安恃眷恤之義冒瀆狂  
僭之語竢罪竢罪

答鄭愚伏

庚午

頃因舍季行修候一書未及登覽而府吏來傳  
台初六日俯賜書伏審台還 朝後動止萬福  
區區不任攢喜之忱達道千里歸來百疾交作  
委頓床第已無復入 脩門之望而意外 息  
除荐降於一朔之內驚惶震惕無地自容揆以  
義分焉敢一直逡巡以重違慢之罪而沉痾之  
疾實難自力不免上章祈免悚縮之極不知所  
以爲心也仍竊自念臺諫之職爲人主耳目國  
家綱紀雖使正直方剛盡言不諱者當之猶難

稱塞况鈍滯空踈庸庸碌碌如達道者何足備  
數於其間而台諭反加推借所以慰勉之意丁  
寧懇惻豈以達道之才能學識因此際會或可  
效尺寸以佐下風乎達道自少愚騃懦弱無所  
肖似祇以父兄師友之教粗知有志於學而墮  
落科臼不能刻意讀書十許年來借得閑界日  
月思所以溫理舊業而一味頽闕家計未成旣  
出世路茅塞轉甚前後歷試都無絲毫補效尋  
常應接覺得許多凹凸每中夜以思悚懼慚恻  
爲之發汗沾衣也達道之於台雖未嘗執經問

難而出八門屏受知日久達道之學不通方寸  
不適用台之所已知也性本透滯爲世噉點台  
之所已驗也至如疾病潦倒昏憤轉甚不堪供  
職之狀又是台之所嘗矜憐者台以 三朝宿  
德八掌銓衡誠宜廣求賢雋之士使之更進迭  
入匡輔闕失而今此甄拔之舉首及於病廢無  
用之物達道之被人笑罵姑置勿論獨不有損  
於大君子任官擇人之義而幸 聖朝慎簡之  
規缺四方拭目之望乎抑恐澆薄之徒謂台有  
私於達道也以公則無用以私則有妨台之於

公私可謂兩失之矣伏乞台以平日眷愛之深切勿愛相掇拾置之散地俾畢餘生於丘園其恩輕重當如何也伏惟憐而察焉

上李五峯

癸亥

惟我國家受命中興撥亂而反之正行權節合於道日未移晷器復整其規摹固已宏遠矣然當時同德之臣見其易而不知其難謀其始而不惟其終思以爲改紀之後太平萬世可運之掌刻除兇穢鞭撻戎醜殊不難也曾不料大勢已傾大本已搖委靡渙散殆至於莫可



收拾此中外有識之士所共憮然失圖慨然長  
吁者也愚嘗聞天下之事有緩有急當緩而急  
則顛倒促迫 朝廷之氣爲之不舒當急而緩  
則怠慢廢弛天下之事日入於壞竊觀今日之  
事當急而不可緩者有二焉當緩而不可急者  
有一焉達道請一罄其愚惟閣下試幸聽之國  
家之所賴以維持者專在於紀綱而紀綱之頽  
敗未有甚於曩時號令黜陟不復出於 朝廷  
而出於一二權奸之門遂使五常淪九法斁子  
焉而不親其親臣焉而不君其君馴致覆亾之

禍而不自覺悟此實殷鑑之不遠者也今之任世道之責者率多樂因循而重改作厭新奇而悅尋常不察安危大勢惟懷姑息無事大小舉措皆襲秦故了無奮發更始之意一此做去則雖使堯舜爲君伊呂爲佐將何以整禁綱而挽頽俗哉昔諸葛武侯承劉璋闇弱之後治尚嚴峻此政所謂善繼亂者其揀異也今於撥亂之初專以振紀綱爲主政令之頽廢者舉之風俗之澆漓者整之抑僥倖以重國體禁奢侈以正士趨痛革曩時之狃習丕新一代之耳目茲豈

非常急而不可緩者乎此一事也廢朝昏愚羣  
凶端政招權勢以作威福一時嗜利無耻之徒  
歸之如市惟恐或後見今束帶纓冠布列中外  
者誰則非曩時染跡之流乎蔑倫敗常之魁固  
難容貸承風迎合之徒何可勝誅而 廟堂以  
是爲匡復之良圖臺諫以是爲彈覈之能事株  
連太繁疑眩轉深遂致有罪者尙保首領無累  
者舉懷危懼是豈鎮人心固邦本之道哉昔漢  
光武焚諸將交關之章以安反側此政所謂推  
赤心置人腹中也今於斷獄之際惟以收人心

爲務先明首從之別次定科累之律勿以鈎覈  
爲主勿以淹滯爲事克恢欽恤之典俾盡安輯  
之方茲豈非當急而不可緩者乎此二事也蠢  
茲戎醜敢讎大邦廢朝與之交通使价相續賂  
遺不絕念天朝再造之恩貽吾東萬世之耻  
此實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憤屬當中興  
之會首舉正名之師鳴鍾鼓建旗麾爲唾手燕  
雲之計則縱不能犁庭掃穴馘奴大社亦足有  
辭於天下後世而第念量敵而進聖經所稱師  
言勿洩兵家攸戒奴賊雖甚桀鰲姑無向我危

逼之機我今內亂甫定國威未振民生未復凡  
百措畫曾不足以窺虜之左足而不勝一時忠  
憤之心直欲輕舉深入爲僥倖萬一之計其不  
自量甚矣况大軍之集邈無其期而 親征之  
說先播遠邇非惟不可以聲討而反足以招寇  
非惟不能以自強而適所以促禍亦豈兵家勿  
洩之道哉昔周之文武以天保以上五詩爲自  
治之本采薇以下六詩爲禦戎之策此政所謂  
內修外攘譬如直內方外也今於詰戎之日先  
思所以自強之道選將任以訓章法省冗費以

裕國用減積逋以紓民力行吾所當行爲吾所當爲則數年之外兵不得不鍊糧不得不峙器械不得不精於是策虛實之勢量輕重之形協贊王師徐起而圖之實爲萬全之道茲豈非當緩而不可急者乎此又一事也凡此三者誠爲國家之大計當世之要務而以是爲中興致治之本則未也惟閣下須先留意於端本清源之地以格君心爲今日第一義而通議善類規恢遠圖廣求賢雋開張公道使四方之心翕然聚於朝廷之上則本末俱舉緩急適宜政

事修理而國勢尊安夫焉有顛倒促迫怠慢廢弛之患哉閣下以三朝侍從元老忠勞著於板蕩節義暢於昏亂默計當今威望德器爲上下所信服者誰如吾閣下者閣下不以此時竭精覃思爲國家建立久大之規顧欲袖手岸視謝繁就閒爲偃仰自適之計則不惟愚生爲閣下惜之後世忠志之士亦不能無慨於今日明良之會矣惟閣下濶思而熟慮之

上李五峯

甲子

宗社非常之變出於意外臣民之憤如何可喻

叢爾小醜自當一舉就殄而朝廷不能及時措畫中間又有遷幸之說使假息遊魂之徒漸肆跳踉遠外新附之民舉懷疑懼可勝歎哉兩西形勢所重在於山城賊若先我入據則我軍前不得鬪退無所食易有不戰自潰之慮官軍從大路西下則賊必取路江東由麻田直逼京師矣亟遣一二梟將擇精銳以截險要且令沿路列邑入據山城堅壁以待之則不過旬日賊勢自蹙我勢自張逆适之頭可致闕下何必紛紛擾擾至召八方之兵耶師旅之後必有



大亂患生之憂不在逆适而在於誅适之後也  
惟願廣收羣議亟濟艱危以副朝野之望

答李五峯

迺者南還之日路由黔川未克拜辭瞻望台躔  
第切悵慕之懷不自意伏蒙遠惠教墨存問加  
厚仰感盛眷不知攸謝信后月改秋氣益清伏  
未審台體動止若何 國運不幸天灾荐臻尤  
早於春兩麥不熟大水於夏五穀俱損饑饉將  
迫民天永絕困頓垂死之狀滿目傷慘而重以  
簽丁之令過於嚴峻編伍之外更加搜括閭井

罄罄皆懷離散之心自古國家傾覆之患盜賊  
竊發之憂何嘗不由於饑餓乎西塞之釁雖不  
可測目前之憂無大於此惟閣下深察內外緩  
急之勢以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之義試爲上  
明言之渙發德音布告諸路給陳災以慰其心  
緩賦稅以紓其力使同胞顛連得免流離失所  
之患則豈非社稷生靈之幸耶達道疾伏衡  
茅冗務連仍恐不復讀書檢身以副勉諭之盛  
眷也

答尹相國 昉

前月中伏蒙俯惠手書曲垂仁恤自量卑賤何以獲此於門下哉中心感戢迨不能忘秋序向深伏惟勻候節宣神相萬福竊惟相公閣下器度宏遠識慮淵深其於歷代治亂之蹟當世損益之宜固已講之有素今當 玉猷夏始之日以平日所蘊舉而措之則庶乎其沛然有裕矣然位愈尊則望愈隆任愈重則責愈大上而朝政之得失下而民生之休戚內而紀綱之修廢外而謠俗之美惡靡一不係於巖廊之地則其可不深思久大之規克盡輔相之責副 聖

上側席之思而慰蒼生加額之望。試以今日  
國事言之。新經昏亂。百度辭弛。朝綱日壞。民  
風日偷。國計日縮。邊備日紊。如欲規規於事。爲  
之末而求所以。夏張之則亦將。惟日不足而紛  
紜擾攘。茫無收復之效矣。嘗觀朱夫子以王通  
所謂正身以統天下者。爲梁丞相誦之。其言雖  
近其指。則遠達道亦願。相公先思所以正身之  
道。綜理庶務之暇。不廢存省之工。篤志講學。以  
濬其源。求賢攻闕。以嚴其守。使清明本然之體  
不爲私欲外誘之所撓。尊而推之以正君上之

心又推之以正朝廷四方之心則朝廷正而無  
傾軋乖離之憂四方正而無分崩離析之患矣  
苟如是則相公功名德業之盛將無愧於古人  
有辭於來世向所云王仲淹梁叔子輩又豈足  
道哉達道受知之久不敢自外竊效古人奏記  
之義略貢蕘說如此狂僭極矣亦惟相公有以  
寬之

上宰相書

愚嘗讀柳子厚梓人傳以爲子厚之才舉而措  
諸事業則未知竟何如而其言則深得宰相之

道也如使宰相侵衆官親庶事斤斤於簿書期會之間屑屑於事務競脞之中則雖盡知人之所知盡能人之所能日亦不足矣愚竊以爲宰相之統百官如梓人之役衆工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專於器使而不求全備時復檢攝而明試能否嚴其黜陟寬其成效則自然百僚盡心衆職畢舉處躬不勞而收功甚大今爲閣下計莫若清心靜慮虛已下士明揚俊乂布列庶位如周公之待士握髮傳說之暨僚同心則內而御宰外而藩臬下至百執事無不稱其職卽閣

下之稱其職也閣下際 新政清明之日處朝  
野具瞻之地 聖上之所眷注舉國之所倚重  
顧今甄拔輔相之責不專在於閣下耶至於興  
學教以正士趣減田賦以紓民力修軍政以鞏  
國勢嚴防守以備邊圉亦皆今日之不容少緩  
者而抑閣下之先務不在此也不欲以迂滯之  
見仰塵崇聽而既蒙書示之命竊效古人奏記  
之義略陳其槩如左伏惟試垂覽焉

一興學教致治之道莫切於興學其培養導  
率之方不可以不講也我 國家學校之

設實倣三代之制而教法寢弛專尚科目  
其所獎勸之具不出記誦詞章之間故世  
之以儒爲名者棄本而逐末循華而忘實  
誦習句讀寄託聲律低心沒頭於聲名進  
取之塗而不知禮義之爲何物講究之爲  
何事人才之委靡治化之衰替勢固然也  
今當 王猷夏始之日 祖宗朝學制之  
廢闕不行者一依定式漸次修復而中外  
學官必擇經明行修者日與諸生講論五  
經四子及心近朱書等書澆濯義理培植



本源使知科目之外有吾儒向上事業則  
人才風俗可得以丕變其視記誦製述之  
無補於實用者不有間乎然科目取人雖  
失古制而行之已久亦難猝變略倣朱夫  
子貢舉議酌古參今稍加損益專以絕浮  
華趨本實爲務則僥倖躁競之習因此可  
革而庶不失三代之敦倫善俗之遺制 國  
朝右文興化之本意矣

二減田賦保民之道莫切於薄歛其斟酌裁  
量之義不可以不知也我 國田制蓋出

於三代什一之遺意而燕山荒淫用度侈  
張毀先王之制而加賦於民加以廢朝  
昏亂田無定制賦無定式惟以剝割徵歛  
爲事民生之塗炭至此而極矣國家自  
改紀以來特軫憫鮮之澤屢下蠲除之令  
而實惠未究積弊依舊官吏夤緣藉手凡  
逋欠之散在民間者皆以應捧懸錄必欲  
徵責於逃故無族之處此猶解其倒懸而  
未脫桎梏民之失望號恐安得不甚於曩  
時乎今與其徒擁空簿坐召民怨無寧一

切蕩滌如馮驩之會約燒券使民有親君  
之心也或者以經用不足爲言然廢朝私  
帑賊臣孳籍足支 國家一年之用何不  
體周家反政之意行漢世減租之典轉怨  
咨爲謳歌也至於帥旅之興設有加賦於  
民而待其兵休事已卽還古制則倉卒軍  
糧之徵行於一時應行田賦之制永世無  
革豈非生民之幸耶

三修軍政剋敵之道莫切於養兵其簡閱撫  
摩之節不可以不審也我 國兵制實依

古者寓兵於農之意而所以補養之道甚厚步兵之保有二騎兵之保有三資裝器械皆出於保故民免流離之苦軍得精銳之實矣自經壬亂之後騎步有兵而無保自具弓馬自資衣糧而軍門又從而侵漁萬端流亾相續害及隣族隣族不堪而闔境空虛軍政之破綻踈漏一至此哉愚意步兵騎兵一依 國初父子兄弟各戶者完聚團結而久遠虛名一切蠲除則軍額雖縮見存者實復豈有失所之民闕額之

丁也大抵禦戎之策不過戰與守耳顧今  
軍國俱弊戰固不可以輕議如欲守以爲  
固見存騎步自足爲用統計一國軍額猶  
未足也則分遣勤幹人于諸道募得自願  
從者私奴則以各寺婢子換公賤則并子  
孫從良庶孽之未許通者通之胥吏官奴  
驛子才人之類并復其身年老納粟及不  
學校生亦依出身例分防而使之各自募  
保以應齎送之費則修繕保養兩盡其道  
民孰不欣然而從之也

四嚴防守固國之道莫切於關防其設施守  
禦之策不可以不嚴也我 國關防惟關  
西爲重而義州龍川昌城正當賊路要衝  
實 國之西門也大江天限其固足恃而  
冰合之後防之實難愚意以爲平安監司  
兼都元帥設營于龍川義州府尹兼副元  
帥昌城府使兵使兼之蒲浦僉使別將兼  
之沿江列鎮控制形勝如李牧之據鴈門  
寇準之鎮天雄自春而秋守卒不過數千  
而足而諸鎮所領不下數千不必添防而

有餘秋冬則例八精兵二萬分留龍義各  
五千昌城三千五千則選武勇士給良馬  
三千則選砲手精銳者擇驍將將之騎與  
砲互相經緯巡江上下則邊鋪截然有所  
復豈有胡馬南牧之憂也自三月至八月  
不爲添防則減二萬數月之糧九月至二  
月只防六朔則省二萬久戍之苦是皆便  
於軍而利於國者也如平壤安州等城令  
該守各自爲守不必更置將領蓋西路之  
凋弊未必不由於冗官之太多西路凋弊

而焉有防守之可畫耶此四者無非今日之急務而四者之修舉要在得人而任之惟閣下財擇焉

上宰相書

春序向深伏惟旬候起居萬福達道孤露餘喘無所肖似杜門斂跡不敢有意當世適值昌辰濫竊科第釋褐未幾誤 恩輒加旣立於朝則不敢不竭駑頓以圖報稱惟是迂滯之性全昧時宜承上接下卒無尺寸之效衆怒羣責紛然四至祇自拊躬悼歎况十載沉痾之疾近添簿



牒之擾僵伏官次決無復起爲人之望頃嘗哀  
籲於巡使而未蒙矜許亟欲投紱經歸而於義  
終有所未安去留兩難蹲仍至今此又病上之  
病也向者 除命實出台慈甄拔之力今若灼  
知已試不驗之實而任其顛沛不思扶全之道  
則恐傷明公知人之明而亦非君子愛人以德  
之義倘蒙貽書方伯以病遞去使得優游自放  
於林野之間自今至死之日皆閣下賜也惟閣  
下諒之

答李尚書貴

嚮者辱賜書副以藥種病中銘感迨不能忘仍  
竊惟念今之公卿竭誠憂國無如相公擔當世  
務亦無如相公迺自相公入掌西銓愚意振淹  
揚陋分布邊徼者當是頗牧之儔而閱月經時  
佇乎有聞而卒未也以相公藻鑑之明所以甄  
別於平日者豈少其人而直爲此悠悠也近觀  
國事之危急難以毛舉姑就其最切者言之營  
將軍國之蝨賊也束伍鄉里之農民也以蝨國  
之賊領業農之民簽丁於羸瘠之戶而一境盡  
蕩講武於耕穫之日而三農全廢非理徵求無

名聚歛色色侵虐無所不有舉懷刻骨之怨莫  
有死長之意前頭不有魏博殺將之變必有潢  
池嘯聚之患矣前日相公之請罷營將有見於  
此而 聖上堅執不允豈 睿筭偶未之及耶  
清川以北地則 祖宗之疆土也民是 祖宗  
之遺黎也無故而蹙 祖宗之地棄 祖宗之  
民寇退已久了無收復之期哀我北民何所繫  
望老弱顛于溝壑壯者聚而爲盜或折而入奴  
或陰結於毛互相殘害靡有孑遺是豈王者撫  
綏邊情之道而日後之憂亦豈止於夷狄侵凌

之禍戕內而營將之弊不祛則民皆怨畔有臨陣自潰之患外而邊圉之備不修則脫有警急有以國與敵之憂此皆今日之所當急急講究不容少緩者也連見邸報相公之於兵務竭誠殫慮筭無遺策所謂專事鳥銃廢却片箭長劍等語無非切要之論然天下之事有本有末舍其本而論其末鮮有能濟者矣相公誠以當世之務爲已任則須先用力於大人之學收拾身心淬勵精神謀所以清化原革流弊者而博延賢士大夫暨武弁閑良之有識慮氣節者日夕

相與講磨治規明知其器局之深淺才藝之高下可以爲將領可以爲闡任可以爲守令邊將者錄其姓名待闕填補俾之各盡其職各展其能則相公於此得人之多致君之效其將無愧於古人矣仰惟相公求才之急近以朴忠謙等數人薦之其已招見而與之語以叩其所存否之人也習弓馬多膽略忘身殉國其素所蓄積也如蒙收錄以充邊窠庶可爲一面緩急之用幸留念而進退之

上李尚書

達道安陳愚見仰瀆威尊恭竢譴責之至乃蒙  
台慈還賜手教禮意勤厚伏讀三歎有以見明  
公位愈高而心愈下也昨得邸報 自上有伸  
理冤獄之 教此正相公將順 聖美之時茲  
敢略貢所懷少答盛眷伏惟垂諒焉頃於治獄  
之日悉用曠蕩之典歡聲霆震遠近風動而不  
幸逆孽繼起連累寔繁自經孝立之變有司奏  
讞專事刻深逮捕誅竄殆無虛日恐非 朝家  
欽恤包容之本意也相公因此審理明查罪案  
其情跡之疑似不明者竄配之已經勘斷者勿

復鉤覈務從寬貸俾無輕罪重律無罪橫罹之  
患則豈徒 聖上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相公輔  
理之道亦庶乎有得矣至於前監司崔暉事論  
之以迹原之以情寃莫甚焉古之有功者宥及  
十世十世猶且宥之况以功臣之父處橫罹之  
地者乎今者會盟之日已迫勳府獻 啓枚舉  
新舊功臣子孫之在累籍者而未聞一言及於  
崔暉母乃拘於體面不敢任自舉論耶崔山輝  
之參勲也相公亦嘗抗章而力扶之矣今因  
聖教而并爲論 啓疏放實是審理之所當先

未知如何煩溷至此埃罪埃罪

答崔訥齋

覲 ○甲寅

日昨仄聞命駕金溪伏承鼎价下書伏審旅候  
動止衛重日與諸名勝有文集編摩之役伏想  
丁乙際多費精力然爲斯文深庸慶賀如達道  
者何所知識而下諭辱令廁跡於會席之末極  
令人悚縮不自安然長者既有命矣主人丈勤  
教又如此敢不一鞭馳進少伸後學景慕之誠  
兼謝諸長老不遺之盛眷乎

與崔訥齋



自蒙 朝家霈典嚮風馳慕殆無虛日金生來  
伏聞令駕利度重關儘所謂嶺海風霜不能病  
元城者爲之慶賀千萬信后有日不審御者方  
到何處幾日當抵都下而一行大小安穩無他  
擾否達道賤疾近益沈痼未得前進攀候於路  
左瞻望行塵累眼徒積古語云行百里者半九  
十里伏願益加衛重副此遠誠

與李寬甫

民歲（癸亥）

中夏毒熱伏惟還 朝後起居珍衛猗我 聖  
上以上聖之姿啓中興之運登崇俊良野無遺

賢以足下之賢宜居 經幄近密之地朝夕論  
思以盡獻替之誠而顧乃奔走銜 命於重溟  
萬里之外者何哉粵在廢朝不擇使价前後行  
入非庸憤則貪冗其不爲 中朝士大夫之鄙  
夷者無幾矣况今 聖上改紀之初首遣禮聘  
下之注擬豈不揀擇而薦之 上之除授豈不  
難慎而任之乎然則其爲任之重又非論思經  
幄獻替可否之比也足下之朝於 京也忠信  
是仗清謹自持臨事而極其敬投幾而善其辭  
丕揚我 聖上繼體之孝事大之誠則 中朝

士大夫之目之者其將愛敬之無已曰鮮之有  
人也如此盡使乎之責而爲邦家之光顧不偉  
歟足下之行浮于西海達于 皇都風濤之掀  
盪舟楫之傾危必多備嘗艱險而不爲足下道  
者以足下之平日持守定力視之猶康莊之坦  
齋閣之間而曾不足以動一髮也從事獨賢何  
介于懷耶路阻千里不能奮飛略裁一書以抒  
別懷

與趙日章

綱○戊辰

歲律將窮伏惟兄仕履珍越南還之日路拜愚

老語及於兄其間想已八城兄果與之相接而  
朝廷所以待之者亦無厭薄之態否治道之  
污隆係於人才之賢否而自士論芻蕘之後賢  
不肖相混甄別甚難苟不公着心明着眼曷足  
以副四方拭目之望哉夫以愚老之藻鑑何有  
於揀別人物而半世林泉耳目齟齬注擬之際  
必須有資於善信之人庶可恢張公道無遺賢  
僨事之患矣時事多艱有識寒心竊計當今志  
氣宏遠材負超軼可任轉移幹旋之責如吾日  
章者有幾人哉望兄頗見愚老商確機務苟可

以挽回世道則盡誠以導之如其不然明告其不可爲之勢圖所以遞免此實吾儕愛人以德之意也達道閒居吟病之暇不無尋溫之樂而傍無彊輔一任孤陋追想往日遊從益爲之發於夢寐也

### 答趙日章

至日惠書臘日始至日月雖久感慰則深大寒歲暮伏惟兄侍奉節宣順序加裕達道蟄伏窮廬頽然侷一病翁其亦終焉而已奈何時事稍有可望第未知後來舉措果能的當與否朱夫

子所謂今日之事未足爲喜者蓋慮此也望兄  
通議善類盡心國事不使一毫偏係之私參  
錯於其間則達也雖枯死溝壑萬無餘憾至祝  
至祝多少書不能悉惟冀迓新茂慶

答崔重吉

詰○壬寅

昔者辱致情問教告諄悉苟非知之深愛之厚  
何以及此嗟乎友道之缺絕也久矣惟吾子能  
慨然自拔於流俗以善責人以道勉人如僕無  
似幸孰大焉蓋其所論辭高語壯縱橫竒偉令  
人起望洋之歎然頭緒太多無端的可據之地

不幾於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乎愚聞  
之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非人事之外別有  
所謂天理須從日用彝倫上講求探討自然心  
地開明義理昭著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  
矣今於大本切要處不自實下工夫厭常而喜  
新舍正而求捷溺心於無用之地則縱使馳騁  
性理之窟出入造化之原畢竟無益於身心而  
誤了一生家計矣此與南越王黃屋左纛以自  
娛者何以異哉僕之爲此說者非直謂吾子之  
有是失今因盛諭之及略質愚見如此未知如

何如僕何足道哉少從父師之間略有所感發  
興起於心者而鞭策不嚴頽懶常勝迄未能高  
着眼硬着力窺得前人用心處到得前人立脚  
地苟非吾子之優游善誘幾乎枉過了歲月矣  
繼自今吾子有以見教而僕有以求教相與講  
磨切磋不遂爲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則僕之  
幸也吾子之賜也

與黃大進

宗海○甲子

伏聞竹林院宇已成將以濯纓寒岡兩先生從  
世代追配云未知貴鄉僉君子所據之如何而



惜乎吾兄高明之見亦未免爛熳同歸也昔朱子之爲南康軍也建濂溪祠以兩程配之又別立五賢堂以奉陶靖節陳了翁李公擇劉西澗父子彼八賢者皆有遺蹟於南康則同堂列享固無不可朱子特別其廟以奉之近世盧公慶麟宰星州時爲文烈公李兆年文忠公李仁復翔建書院欲追享寒暄先生於其下稟于退溪先生先生答書曰寒暄先生乃道學儒宗其視二李之只取一節者尊崇之道不能不殊歸矣

不記原書其大意如此

其後寒岡先生稟于

退溪先生遂祠程朱兩夫子而以寒暄配之既  
又立祠其傍以奉二李蓋自古書院之設以道  
學爲重而不以世代爲主故也金濯纓文章節  
義世所欽慕而鄭先生乃異日陞廡之大賢其  
尊奉之道固不當乃爾後日若有斯文公論則  
主事者之咎責當如何也蓋此追配實有極難  
處者若以道學爲重奉寒岡於濯纓之上則有  
違鄭先生謙虛讓長之意若以世代爲主奉濯  
纓於寒岡之上則實非後生崇奉大賢之道雖  
分奉寒岡濯纓於朱子之左右而酌獻則當先

左而後右亦如上下之難便抑緣此而不祀濯  
纓獨奉鄭先生則又非鄭先生當日講定之遺  
意未知如何可以得當也鄙意則具此措語稟  
質於旅軒先生而處之然後方爲穩當而無後  
議矣事係斯文不容泯默若非吾兄亦何敢妄  
言及此耶幸有以諒之也

答金伯厚

增○戊辰

山野伉拙衰病日甚無足備數於人不意尊兄  
遠惠長牋所以責勉之意旣勤且厚三復以還  
極令人踧踖不自安也達道之愚安嘗留意於

當世之務適會遭逢 聖世首選科第中間諸  
公頗有收拾引進之意豈不願及明時佐下風  
得效尺寸之愚哉惟是狃狹之性與世齟齬迂  
滯之學全昧機宜頃嘗薄試小縣猶不盡職乃  
以希濶可笑之事見忤於上司既又忝居言地  
不無一二論列而亦皆迂於事情過於躑躅纔  
一開口拳踢四起嚮非 主上寬仁曲加矜恕  
則達道之得免顛隳保有今日庸可冀乎愚也  
嘗聞之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區區雖不敢自附  
於士君子出處之義然環顧已分既不能進焉

而撫世則杜門歛跡追省前愆以其暇日求古人所樂而潛心焉粗收下士拙修之功亦是一事况今犬馬之齒五十有三屢經大病氣力耗盡凡百情禮一切放倒猶且變心從俗強所不能爲僥倖俸祿之計則其與鍾鳴漏盡夜行而不息者何以異哉來諭之云誠荷見念之切然猶恨其有不相悉者茲敢略暴所懷如此兄若舒究其情將不暇責我而悲我也昔朱夫子嘗讀崔德符觀魚詩惕然有動於懷不謂今日達道亦踐斯境而爲俗纏縛終身不能擺去則行

將爲德符之罪人矣惟尊兄諒之

與金以志

光繼

春和伏惟兄道履冲裕地非甚遠而未能一進  
對討以釋蒲腔滯吝爲之悵恨不已達道南還  
未幾今又挈累西上途塗之間枉費許多光陰  
祇自凜然憂歎 聖明在上羣賢彙征此豈兄  
高臥林泉時耶亟回遐心益加淬礪毋負世道  
之責如何

答柳季華

杉

新年一書足抵千金仍審舊病今已脫然春早

江千日有翫物適情之趣世間清福此外復何  
求耶令人欽尚達道病裏添齒頰弊轉甚前去  
光陰能復幾何茲庸瞿然耳想足下閒居味道  
見得日益精密時惠德音使此孤陋無聞者得  
有所警發則庶可因此而得免大過矣未知如  
何

附修巖書

獻歲發春伏想兄道履若時神相慕戀日增  
軫新年抱舊病近又以先隴石役及一家葬  
事奔走添傷痛苦十餘日今始粗安心境汨

沒尤不足言湖上新正陽德漸舒每到日午  
風靜與小溪剖竹引泉操錘裁松以爲送日  
之資亦足自樂而獨恨不與僉兄同之耳

與金道源

世濂

積歲違誨第切瞻悵肇夏伏惟兄履起居增重  
達道山野踈蹤安出世路莅任半載未有一分  
可見之效而宿患風眩日甚一日僵伏職次與  
死爲隣祇自拊躬悼歎蓋此沉痾之疾受傷有  
素實無貪戀斗祿蹲仍時月之望今已屢控辭  
單而使家終靳許施去留兩難情勢窘蹙茫然



不知所以自處望見以平日見愛之深轉及一  
言之重俾得脫去樊籠安意調息於畎畝之中  
達道之受賜也大矣未知如何

答趙飛卿

翼○辛未

跼伏田廬久闕書牘之儀尋常戀德不能自己  
忽紆台閣字備審台體神相感慰無量達道悲  
悴之餘疾病連仍宛轉床褥不復知世間交象  
久矣忽聞縣官拔兵入西未知西邊有何事機  
而然也提兵深入掃穴犁庭決知其不能也如  
欲分據要害設營置屯亦何至徵戍於遠方耶

愚嘗謂胡兵捲歸之後龍骨未罷之前監司設營於安州兵使留鎮於凌漢而申飭列邑多設屯田一以制毛兵之殺掠一以救飢民之顛連則不過數年兵糧俱足清川以北未必遽至於空虛矣曾將此意屢陳於 朝著之間而論議矛盾坐失事機可勝惜哉今之當事之臣欲移鎮於宣川者似為得矣而收拾後時措畫失宜披蒿拔剗營柵其為役鉅而所費不貲其勢必抽內民以添防虛內務外昔人所戒况以倉卒新設之營添羸瘁遠來之兵其能抗胡寇而制

檄島雖婦孺亦知其難矣且檄島之勢大異曩日磨牙厲吻潛鋒埃鬣非復文龍之比則國家肘腋之患無大於此此豈主將輕移營鎮虛內務外之時哉以愚策之莫如極擇清北守令俾之完聚遺民或入居山城或出屯平原而老弱服事田畝丁壯扞禦剽竊且耕且守蓄力待時以防意外之患似爲萬全之計若或輕舉移鎮抽兵遠戍則無乃廟筭失宜耶固知成事之不說而前頭備禦之策亦不過此茲敢略布所懷惟執事裁擇去取也

與洪副學 瑞鳳

春和伏惟令體動止萬福達道疾病連仍事務繁劇形苦心勞卒無善狀切欲棄去而遽去無說乾沒至此良可悶歎似聞西警稍緩而早晚用兵勢所必至湖嶺為國家之根柢本府為湖嶺之巨鎮而民窮財匱凋弊日甚前頭責應著手無地自餘殘邑可以類推又况號牌之法甚拂民情渙散之形已在目前民是邦本而邦本如此寧不凜然以寒心哉伏惟令佩國安危憂傷之念必倍常情輒貢所見如此倘於 筵

上以是爲贊揚之一助否

答金孝仲

奉祖

頃拜伯丈於路左備悉動靜今承耑翰垂問續  
審調養益裕尤慰尤慰達道滯都下未幾遽爾  
呈告而還固知議者之紛然而強疾供職實非  
初心所期只當任之而已吾兄進退亦有云云  
者而吾輩惟以低一頭退一步爲安身地外至  
者似不能爲患矣不審高明以爲如何也

答李監司

命俊○甲子

國運不幸逆豎直逼神人之憤如何可喻賊造

爲人未知何如而明璉驍勇聞之熟矣長於弓  
劍老於兵革兩西諸將無可與敵者嚮使人密  
誘明璉親屬俾明璉圖適否則令明璉部下圖  
明璉必不至如是鷓張而畢竟處置失宜不滿  
一旬聲勢已大前頭之患有不可勝言今爲閣  
下計急令道內各官廣募有義氣有勇力武藝  
者而三四邑或四五邑置一將領嚴其約束及  
時聚待自營抵京連置擺撥而又送慎密軍官  
于京 朝廷處置賊兵動靜使之逐旋馳報脫  
有警急不待徵發卽點兵以赴之則臨急無後

時之慮應卒有先事之備而藩臣衛國之體得  
矣且念自古用兵皆以地利爲重營底之雙樹  
山城控扼兩湖天險當中實 國家之保障也  
亦令牧使收拾老殘餘丁繕修以待則安知異  
日不爲緩急之備耶識時務在俊傑顧此書生  
迂滯之見何敢與論於制勝之策而特感閣下  
詢蕘之盛意略貢所懷如此竢罪埃罪

答李監司

溟

卽承令問札謹審旬宣有相仰慰仰慰本道自  
經壬亂之後事無頭端難以毛舉姑撮其大且

急者而言之禦侮之策無過於舟師而萊之釜  
山濟之蝟島左右相對控扼要衝此政法所謂  
地有所必守者也自羅麗以來分置水營意非  
偶然而中因措置乖方移入右營於內地且右  
兵營遠在晉陽與左兵營勢甚遙絕呼吸不通  
是豈輔車相資緩急相須之道哉東萊國之南  
門而不設城池營將兵之大蠹而不卽革罷左  
右道田結不均民生之苦歎懸殊而供倭饌物  
不度土產不計遠近濫爲卜定以致凋瘵日甚  
此皆今日之所當汲汲憂張不容暫緩者也至



於明道藝以正士趨專教養以厲民俗尤是觀  
風者之所當勉而近日方伯視侏文具其所勸  
獎作成之方不過詞章製述之業伎倆愈精而  
心術愈壞誠可寒心以令高明之見其於勸勵  
本末之序施措先後之分必有所講熟者而如  
是煩冒者蓋以按轡之初未及洞悉既悉之後  
居然瓜熟竟未得措一事而去前者如此後者  
亦然豈不大可惜哉宋夫子嘗曰會做事底人  
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惟令深思  
而亟圖之

與洪龍宮璽

二日梅樽聊瀉十年阻懷醉德歸來充然若有  
得也近世大夫士逐逐於聲名進取之塗鮮有  
以名節自勵繩墨自持者吾儕今日惟當痛絕  
躁競之念務盡探索之工相與切磋琢磨刮浮  
華以趨本實然後方可拔出流俗粗塞受中以  
生之責耳吾兄以敦厚近仁之姿有勇邁直前  
之志實非今世所易得異日扶持世道之責不  
能無望於吾兄而竊覲日昨少酬酢似不能  
盡祛世俗之累此無他不肯留心於向上事如

窮理治心之節一切放過之致試於撫字之暇  
日取孔孟程朱之書究得緊用心緊着力處反  
復體認勉焉孳孳使吾之心地開明義理昭著  
則自不失內外輕重之分而病將日去德將日  
昭一朝進而需世功名事業之盛又烏可量哉  
自己膏肓亦且奈何不下其何暇論人之症發  
人之藥而相愛之深不以僭妄爲嫌盡暴曾臆  
兄必笑且諒之

寄弟晉甫

前後兩度書俱得見否吾久在呈告中不敢出

仕矣西征自 上牢定兵判以請停見罷李曙  
方出宿京營庫鄭忠信亦於今日領舟師而去  
但舉朝皆以爲不可姑未知前頭究竟如何耳  
兵端一開日後之禍有不可測都下人心莫不  
危之憂慮可言

答晉甫

戀中得書忻悉近況且有探經講道之益不任  
嘉尚吾欲歸未歸尚此淹滯接應日煩收拾實  
難其亦終焉而已浩歎奈何西師已出而劉興  
治在檄島逐日練軍兵繕器械使其兄興良襲

廣鹿島爲守將所繫真獠百餘皆死云又見關  
西伯狀 啓唐艇多出來蛇浦沿邑急聚兵待  
變云前頭必有大兵革不知稅駕於何地也

答晉甫

跂望政苦書至審憂中有憂驚慮難狀吾雖處  
閑地酸苦轉甚欲於開旬發還而日熱殊可悶  
也西征事 廟堂令舟師留檣島近地欲待興  
治還舉事未知何時出場胡差方留境上恐嚇  
無所不至是慮

與晉甫

近來何以支過耶得見冬至使狀 啓則五月  
初五日 天朝大破奴賊驅出關外使劉興治  
仍領其衆云令人差強 皇太子冊封詔勅付  
之書狀行筵 勅在來十一矣西師進退兩難  
廟堂方以為憂耳方赴秋享習儀草此不一

與晉甫

凡人數百里之別尚有戚戚可憐之態况我天  
倫間重漠累萬里之行乎寤寐一念長懸於燕  
齊海岱之間即因 啓使便得聞一行無事渡  
海古人所謂謾卷詩書喜欲狂者政瀉出吾今

日情事也此間一室大少俱依前君又還鄉有  
期世間何樂可以易此惟願加意飧飯益謹寢  
興無負乃兄區區之望甚善甚善

昭悟先生文集卷之六



뒤표지 앞면

